

西夏文史论丛

1

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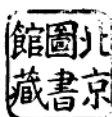
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宁夏文化厅文物处

西夏文史论丛

(一)

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编
宁夏文化厅文物处

宁夏人民出版社



211733

西夏文史论丛(一)

宁夏文物管理委员会办公室 编
宁夏文化厅文物处

宁夏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银川市解放西街105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宁夏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7.125 字数: 168千

印数: 1—1,700册

1992年10月第1版 1992年10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 沈克尼 责任校对: 徐 婧
封面设计: 樊鸿宾 版式设计: 李茂华

ISBN7-227-00536-0/K·80

定 价: 3.70元

目 录

西夏文字典《音同》序跋考释——《音同》研究之二	
.....	史金波 黄振华 (1)
西夏的学校与科举制度.....	白 滨 (18)
略论西夏前期的用兵特点.....	史金波 黄艾榕 (33)
西夏译本《论语全解》考释.....	聂鸿音 (47)
唃廝囉与西夏关系述略.....	祝启源 (73)
西夏文《天盛新律》进律表考释.....	史金波 白 滨 (97)
	黄振华 聂鸿音
西夏文孙子兵法三家注管窥——孙子研究札记之一	
.....	黄振华 (113)
新发现的西夏文物述论.....	陈炳应 (123)
隋唐时期党项部落的迁徙.....	汤开建 (151)
西夏诸名称音义析辨及其族源探索.....	李志清 (171)

西夏文字典《音同》序跋考释

——《音同》研究之二

史金波 黄振华

西夏文字典《音同》和《文海》，可以说是西夏字典的双璧。前者是依声编次的字书，收字约六千，见罗福成手抄石印本《音同》（1935年）和李范文著《同音研究》（1986年），后者是依韵编次的韵书，收字也当有六千左右，但传世残本仅存字条三千有余，书中不同西夏字近五千。见柯萍等俄译《文海》（1969年）和史金波等著《文海研究》（1983年）。就字形结构分析和字义注释而论，《文海》无疑是一部最重要的西夏文字典。但收字之多则首推《音同》。尤其是根据《音同》的序跋看来，《音同》曾几经刊刻，至少多达5种版本，且各种版本《音同》所收西夏字声韵的安排不尽相同，正是全面研究西夏音韵学的珍贵资料。我们取苏联刊布的黑水所出两种《音同》（1908年俄国柯兹洛夫所获，见苏敏著《西夏语语法》卷下，1968年），老高苏木古庙遗址所出《音同》残页（1976年甘肃考古工作队所获，见陈炳应等著《我国发现的西夏文字典〈音同〉残篇的整理复原与考释》，载于《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1984年）和近年内蒙古考古工作者在黑水遗址所获《音同》残卷（见拙作《黑城新出西夏文字典音同残卷考释》，载

于《文物》1987年第7期)·仔细对比研究,就可以看出《音同》诸本的异同。这也可以证实《音同》序跋所言版本之多并非虚语。

考虑到《音同》对于全面研究西夏音韵学的重要价值,在整理研究《文海》的过程中,我们便着手收集有关《音同》的种种资料进行探讨。所撰《西夏文字典〈音同〉的版本与校勘》——〈音同〉研究之一》(见《民族古籍》1986年第1期)即着重探讨《音同》版本及其编纂、校勘者名号,并附以初步校勘罗抄本《音同》正误表(约1200字)。我们认为,整理研究西夏古籍也必须从弄清版本和著者入手。

根据我们的初步研究,《音同》至少有五种版本:1——博士令呾犬长、罗瑞灵长的初编本;2——学士浑□白,勿布犬乐的改编本;3——学士兀罗文信的整理本;4——义长的整理本;5——德养的校勘本。义长整理本刊于正德六年(1132年),此前即有三种不同版本先后流传于世,因此推断《音同》的初编本或当成书于西夏早期。

我们的结论依据是《音同》西夏文序跋三种,即罗抄本《音同》的序和跋,苏联所藏209号《音同》的重校序。

《音同》的序跋对研究《音同》版本及其流传、编纂人及其身份等都十分重要,但是序跋研究《音同》者所译释颇多歧义,令人费解,致使对于《音同》版本及其编纂经过莫知其详。本文有鉴于此,就三篇西夏文音同序跋详加校勘考释,凡重要西夏词语均注明其出处,以就正于国内外专家学者。迄今所知已发表《音同》序跋论考的学者,在日本有西田龙雄教授,在我国有王静如教授和李范文研究员,本文所释多有借鉴之处,但所见有理解不同,则直书于考释之后,以资研究者勘证,亦所以促进学术繁荣,推动学术进步。

一、音同重校序

根据我们的浅薄认识，对于明了《音同》版本源流最重要的是《音同》重校序（苏联藏209号）。此序存两面14行，且有残缺，最先发表于西田龙雄著《西夏语韵图〈五音切韵〉的研究》（上），见《京都大学文学部研究纪要》1981年第20期。

这件《音同》重校序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其中明确提到：

1——《音同》的初编者为博士令六犬长，罗瑞灵长等人，

2——后来学士浑□白，勿布犬乐又另纂《音同》，新旧两种《音同》同时流行；

3——此后节亲主嵬名德照又请学士兀罗文信依据上述两种版本重新整理刻印（此即《音同》第3个版本）；

4——（梁？）德养又取兀罗文信整理本再加校勘（此即《音同》第4个版本）；

5——序文双行小字注引“原序”字句，与罗抄本序相同，可见所谓“原序”乃指第三个版本的序言。注文还引用“三才序”字句，可见《音同》尚有一种迄今不曾见到的“三才序”。

下文即上述《音同》重校序的译释和考证（请参见图版1——西夏文与汉文对译），先列总译，次列考证。意译不分行次，考证则分行论述。行数以数字表示。如2、6——7字即表示第2行6、7二字，余类推。

音同重校序（总译）

今音同者，昔切韵博士令六犬长、罗瑞灵长等所创，

后新字增多，学士浑□白、勿布犬乐等乃编新字别异音同一部，为此新旧两种并行（？）。

此后节亲主嵬名德照番文深慧，见新旧杂陈，别生新字。原序中旧本稍稍乱等四句是（本文作者注：以上12字原为双行小字）。故请学士兀罗文信，综合新旧而成一部。三才序中大臣发慈等四句是（本文作者注：以上12字原为双行小字）。今此本即是。彼亦眼心不至，识茎未出。（故）德养见此书含有杂混，乃与文海宝韵仔细比勘，又依手鉴好好校对杂乱，不仅正其阙失，且增新造字。巧智君子见此本时，莫生毁嫌，增删应宜……

西夏文字义注释

2.6—7字切韵——见聂历山著《西夏语文学》（下册，1960年），《文海研究》（1983年），又见西夏文韵图《五音切韵》、《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

2.8—9字，博士——见上引书，又译作“先生”（见西夏文译《孟子》、“师”（见西夏文译《孙子》）。

2.10—13字吠犬长——前两字为西夏姓字，音译见聂历山上引书著录，后两字为名字，意译。

2.14—3.1—3字，罗瑞灵长——前两字为西夏姓字，音译，见捷连季也夫——卡埋斯基著《西夏国的书业》，后两字为名字，意译。

3.14—4.1字，学士——见西夏文译吕惠卿注《考经》序言部分；又译作“儒”（见西夏本《类林》卷六）。又见《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

4.2—4字，浑□白——前一字为姓字，音译，见《重修护国寺感应塔碑》（1932年《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西夏文专号》）；后两字为名字，意译。

4.5—8字勿布犬乐——前两字为姓字，音译，分别见于聂历山前引书和《文海》；后两字为名字，意译。

6.4—6字节亲主——官称，位在百官之上，见《西夏法典·天盛新律》卷七“违旨门”。《文海》释“节亲”为“父骨亲，母肉亲”，又有所谓“节上亲，节下亲”，相当于汉俗“期亲”；《天盛新律》卷二“八议门”首列“议亲”、“亲节门”且分“族亲”、“姻亲”为三等（三节）。

6.7—10字嵬名德照——前两字为姓字，西夏皇族姓氏，音译；后两字为名字，意译，若译作“德明”则与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之父混淆，非是。

8.3—6字兀罗文信——前两字为姓字，见于西夏文《番姓》残卷，音译；后两字为名字，意译。

10.7—8字识茎未出——意即“学植不深”。

10.7—8字德养——人名，疑即西夏著名学者梁德养。其著作尚有西夏谚语集《新集锦合辞》。

11.3—6字文海宝韵——西夏韵书名、已佚。

11.12—13字，手鉴——西夏字书名，疑即《龙龕手鑑》类字书。

14.3—6字，增删应宜——意即“可请增删”。

由上列《音同重校序》可以明确看出，《音同》确有四种版本：

1——切韵博士令呾犬长、罗瑞灵长的初编本；2——学士浑□白、勿布犬乐的改编本；3——节亲主嵬名德照请学士兀罗文信整理的增订本；4——梁（？）德养就学士兀罗文信增订本所作的重校本。

其次，德养的重校序提到“原序中旧本稍稍乱”，还提到“三才序中大臣发慈”，可见所指乃为两种《音同》版本的序文。“三才序”《音同》版本，迄今尚未发现。至于所谓

“原序”，则很可能是手抄本《音同》的序言，因为这个序言第3行确有“旧本稍稍乱”等字句。

二、罗抄本音同序

罗抄本《音同》序共11行，其西夏原文与汉文对译见图版2。总译如下：

音同序

依音立字，语及句成，乃世中大宝，为庶民所看之典。旧本稍稍乱，后新差异（？）生，互相失依，学者寻检不易。是故节亲主、德师、中书、知枢密事、纛正腿（赐清正），文武全才，孝武勇（？）恭敬，东南族官（？）、上皇座嵬名德照，稍加按验，即见其杂，因清御史正、谏官，量度文敬，东南族官（？）、上大荫、学士兀罗文信，重正杂混，依音集类，计大字六千一百三十三，注字六千二百三十，命工刊刻，传行世间，劝民使学，当成智根（典），莫生懈怠。

西夏文字义注释

2.14—3.2字 为庶民所看之典，意即为大众用书。

3.3—7字 旧本稍稍乱——此5字即前述《音同重校序》第7行所引“原序”的“旧本稍稍乱”，据此可知所谓“原序”乃指罗抄本音同序。

3.13—14字 互相——直译为“自共”，意即“相互、互相”，参阅西夏文译《华严经》卷一。

4.9—11字 节亲主——见《音同重校序》注释部分。

4.12—13字 德师——见西夏文《官位表》“师位”封号。

5.4—6字 嚩正腮（赐清正）——见西夏文《封号表》四品封号，直译为“授清正”，因系接受皇帝授予封号，似亦可依惯例意译为“赐清正”。

5.7—10字 文武全才——直译为“文武艺全”。此为封号，参见西夏文《封号表》。

5.11—15字 考武勇（？）恭敬——此为封号，参考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序》作者旺永信的封号：“赐艺广，考武恭敬……”。

5.16—6.3字 东南族官——见于西夏文《封号表》，其含义待考。上引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序》的作者亦称“东南族官”。又见西夏陵园2号墓、8号墓出土残碑。又见下文兀罗文信官阶封号。

6.4—6字 上皇座——直译为“上皇座”，西夏文此“座”字又译“撑（船）”或“支”（均见《类林》卷七），原义为“支撑、支仗、支柱”（见《文海》64.251，《文海杂类》19.162。或可释为“上柱天、上擎天”，而与“上柱国”相对应。上引西夏文《妙法莲华经序》的作者官称封号，与此相近似。西夏文《封号表》（详见后文）列举了上品至七品一系列封号，其中便有“上柱国”等称（另请参阅拙文《西夏文官位封号表初释》）。

6.7—10字 嵬名德照——此人即前述《音同重校序》第6行的“节亲主”嵬名德照，参见前注。

7.4字 因——此为西夏文常用于表示原因的连接词，多用“××因”格式，意即“因××”。

7.8—9字 谏官——此为西夏官称，见西夏文《官位表》“谏位”。

7.10—11字 量度——见聂历山引《六韬》卷一。

7.12—8.1字 东南族官——见前注。

8.2—4字 上大荫（庇）——可能是西夏封号。西夏文《封号表》中七品封号有所谓“上大隐”，而“隐”字和“荫（庇）”字在《文海》中是意义相近的互注字。

8.5—10字 学士兀罗文信——此即前述《音同重校序》第8行所指“学士兀罗文信”。见前注。

8.13—9.1字 重正杂混——直译为“杂混重正为”。

9.2—6字 依音集类——前两字又见于此序首句“依音立字”，皆说明《音同》乃以音分类，而非依韵分类。

此序的重要价值，就在证实其为前述《音同重校序》中所谓的“原序”，因为其中确有“旧本稍稍乱”等句。其次，两序都说明是节亲主嵬名德照召请学士兀罗文信修订《音同》。尤其重要的是，《音同序》列举了嵬名德照和兀罗文信两人的官衔封号全称。

对于这篇《音同序》的译释，国内外西夏学者可谓见仁见智。早在1964年，西田龙雄教授就在《西夏语研究》上册将此序意译发表。他的译文将“节亲主”释为“亲近之主”，将“知枢密事”释为“枢密知事”，将“赐清正，文武全力，孝武勇（？）恭敬”释为“正受、净文、武业……恭敬……”，将“嵬名德照”，释为“嵬李德明”，将“学士兀罗文信”释为“经论罗文信”，将“劝民使学，当成智根（典）”释为“作为经、学、智的基础劝庶民”等等。1982年王静如教授在《西夏语音系导言》（见《民族语文》第2期）中引证《音同序》，在几个名称术语方面与西田龙雄用字不同，例如改“亲近之主”为“朝廷重臣”，改“枢密知事”为“枢密、知事”，改“嵬李德明”为“嵬名德明”等，但是在主要内容方面，与西田龙雄相同。因系意译，兹不多述。

从西田龙雄的释文看来,《音同》的编纂是经过所谓亲近之主召集正师、中书、枢密知事、正受、净文、武业等官,恭敬进呈上皇座嵬李德明,再经御史正谏臣校勘文句,兀罗文信再改杂乱而成。

1985年,史金波在《评介西田龙雄西夏文研究专著四种》(见《民族语文》,第2期)一文中,曾指出西田龙雄的《音同序》译文有不确之处,如将“嵬名德照”误为“嵬名德明”,“上荫学士兀罗文信”误为“大藏典伦咒罗文信”,“劝民使学,当成智根(典),莫生懈怠”误为“可为劝庶民经、学、智的基础,勿生懈怠”等。

1986年出版的《音同》研究专著——《同音研究》,对罗抄本《音同》的序文也作了研究,不但有汉文意译,而且有汉文直译。应当认为这是《同音研究》的著者李范文译释西夏文文献的代表之作,兹先列其直译,次列其意译,然后举要加以评论。

李范文直译《音同》的序言并未加标点,谨照录如下(见《同音研究》,第202页)。

“音韵字立语及词成世中宝大为俗之目(第1行)
根成先集微微和后新独自行予共遇己(第2行)
愚学者搜不易故而节亲主德师中书枢(第3行)
密事知执正净文武业集孝诸巧恭敬东(第4行)
南族关上皇座嵬名德照稍许根所见略(第5行)
杂乱有依御史正劝臣齐限文敬东南族(第6行)
关上大藏学士讹罗文信与召杂合重正(第7行)
为声韵类集合字大六千一百三十三注(第8行)
字六千二百三十匠遣刻令国院传行民(第9行)
劝经学智本当为懈怠不生(第10行)”

根据上列直译,李范文对此序言理解为:

“以音记字，复语成句，为世间大宝。前略搜集而成俗之纲目，后恰值单独抄行俗学子不易寻(得)。故节亲主集文武官员正帅、中书，知枢密事、献诸巧艺，恭呈东南族关上德照嵬名皇座。审视纲目，略有杂乱，正御史谏臣斟酌文辞，召东南族关上大藏学士讹罗文信，重新整理，辑声韵类而成，大字六千一百三十三，注字六千二百三十，令匠雕刻，颁行国内，劝民学习，当为智本，勿生懈怠。”(李范文的汉文意译)

由上可见，在理解这一重要序言的基本内容方面，除采纳史金波的释文改正前人部分失误外(《同音研究》却并未提及西田龙雄，史金波等人的译释文章)，李范文基本上承袭了前人的失误，而将《音同》的编纂过程猜测为：节亲王集文武官员正师、中书、知枢密事，献诸巧艺——再恭呈东南族关上德照嵬名皇座——再经正御史谏臣审视纲目……斟酌文辞——再召学士讹罗文信重新整理。此外，在李范文的释文与前人不同之处，也不乏望文生义，委加蛇足之例。如所译“……前略搜集而成俗之纲目，后恰值单独抄行，俗学不易……”。我们取西夏原文对照阅读，方知译者失于误识西夏字，误读破句。如所谓“纲目”、“抄行”、“恰值”、“单独”等等。因此，释文就难免要犯凭空堆砌的毛病而令人费解。

早在1965年，苏联克恰诺夫就在《苏联科学院亚洲民族研究所简报》第69册发表了西夏文官位表和封号表原件。这两件重要的西夏文文献亦为俄国柯兹洛夫取自黑水故城，皆为残片，现藏苏联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封号表在大皇帝、皇帝、皇太子之下分列七品设立封号；官位表在太后位、嫔妃位、诸王位、师位、枢密位、中书位、将位、谏位、史占位、巫位等等之下分设位号。罗抄本《音同》序文所涉及的嵬名德照、兀罗文信的官称封号，即多见于此。西田龙雄所译罗抄本音同序成于1964年，那时苏联尚未刊布上述《官位

表》、《封号表》，有些官称封号难以释出，当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对于80年代发表的研究专著来说，理应要求具有超过前人的水平。如仍沿袭前人失误，并将前人失误作为自己错译的根据，那就更不应该了。

三、罗抄本音同跋

最后，我们就来研究罗抄本《音同跋》的译释。这篇跋文之所以重要，一是明确提到罗抄本《音同》经过西夏学者义长整理，所整理的《音同》底本就是学士兀罗文信的修订本。二是有确切纪年，表明罗抄本《音同》即义长整理本，刊于正德壬子六年（西夏崇宗乾顺年号，相当于公元1132年），时当西夏中期。三是跋文指责市利小人肆意翻刻《音同》，以致错误甚多，故重加校勘。由此可以看出，当年《音同》曾广为翻刻，版本甚多。

此跋共9行，其西夏原文与汉文对译见图版3。总译如下：

今番文字者，乃为祖帝朝搜寻。为欲使繁盛，遂设刻字司，以番学士等为首，雕板流传于世。后刻工印匠不〔晓？〕事人等因贪小利，肆开文场，另为雕刻。彼既不谙文字，未得其正，致使印面首尾颠倒，左右混杂，学者惑之。义长见后，于心不安，故仔细校勘，虽不类归本杂乱之多，然因眼心不至，有疏略不妥处，智者莫嫌。正德壬子六年十月十五日完毕。

西夏文字义注释：

1.6—7字 祖帝——似指西夏开国君主李元昊。

1.9--10字 搜寻——或译“推求”，似指元昊制番书而言。

1.11—12字 乃为——一译“当为”，“为”字原文讹作“易”（形近而讹），据西夏语语法常识改。

1.13—2.3字 为欲使繁盛——意指“为求推广、普及”。

2.9—11字 番学士——当指《音同序》中学士兀罗文信。

我们在《西夏文字典〈音同〉》的版本与校勘一文中，也曾释译此跋而未加注释。此后仅见《同音研究》（第482页）亦有译述。谨将《同音研究》所译全录如下，以资学者参照。

“今番文字者祖帝（在）世时令其搜集而兴盛。设刻字司，以番学士等为首，所刻印，颁行世间。后刻印者利欲所致，不管其它，重新刻印，而施文坛。不知正字，印烦无所依，头尾脱落，偏傍注字参杂，学者迷惑。义长阅后于心不安。

（今）虽认真校勘，但仍有差错，心目不到，若有不妥，智者勿嫌。正德壬子六年十月十五日受终。”（《同音研究》意译）。

“今番文字者祖帝世搜寻当易乃兴盛希因字刻司所为番学士等所头监印面刻以世间所传行起后刻匠印者不事人等稍利欲因领悟以文坛过解重院移所为其也字不知正为不能依印烦头尾已堕傍助杂和学者昏迷然义长见及心不安依善善一校先久乙杂与不虽象然目心不至因稍不依有名智者勿嫌，德治壬子六年十月十五日受终”（此为《同音研究》直译，未加标点）。

此跋西夏原文“祖帝朝搜寻当为，乃繁盛求因，字刻司遂为”，意即“乃为祖帝朝搜寻，为欲使繁盛（推广，普及之意），遂设刻字司”。《同音研究》误为“祖帝（在）世时令其搜集而兴盛。设刻字司”，所谓“令其搜集而兴盛”，则似是而非，“其”乃原文所无，不知何所指。又原文“彼亦字不识，正为不得故，印面首尾已倒，左右杂混”，意即“彼既不

诸文字，未得其正，致使印面首尾颠倒，左右杂混”，《同音研究》则误为“不知正字，印烦无所依，头尾脱落，偏傍注字参杂。”其所谓“印欲无所依”不详作何理解；“脱落”、“注字”云云亦不知何所依据。最后，所谓“×年×月×日受终”云云，明为“×年×月×日完毕”的意思，而译“受终”则颇令人费解。

× × ×

× × ×

我们撰此音同序跋考释，意在究明《音同》的版本源流和编纂经过。考虑到西夏文《音同》是一部收字最多，依九音（重唇音、轻唇音、舌头音、舌上音、牙音、齿头音、正齿音、喉音、来日舌齿音）分类的西夏字书（或可称之为“声书”而非韵书），其编次实开创我国汉藏系字典编纂史的先例。在《音同》以前，所有按读音分类的字书多是依韵编次，故有“韵书”之称。西夏学者打破韵书格局，另创《音同》，依语音相同而收字，可谓名符其实。西夏文《音同》的初编者——西夏学者博士令呾犬长、罗瑞灵长等人首创“声书”之例，这种在学术上的开拓精神是值得后人学习的。传世音同序跋的作者如实地记述了《音同》的编纂经过和版本源流，这种堂堂正正的治学态度，也是值得我们效法的。本文考释自也难免有错，我们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陈述己见，衷心欢迎批评指正。